

小說月報叢刊第三十五種

懇親會  
(戲曲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會 親 悲

---

集 曲 戲

1924

目次

懇親會.....葉紹鈞(一)

飛.....王成組(三二)

465593

# 懇親會

## 登場人物

黃隸青 小學校長。

邵柳村 園藝家，穿西服。

畢宜 女教師。

秦佩瑜 教師。

朱信卿 老商人。

## 布景

小學校裏的休息室。後方的門通到集會的會堂。左面全是玻璃窗。窗外有濃綠的樹木，初夏的陽光，和繁喧的鳥聲。右面也有門通新闢的農園。室中陳設簡單。



而雅致，足以娛心。

此時正是學校裏開兒童家屬懇親會的時候。

畢和秦靠着室中一張長方桌子坐着。

秦（放下手中的報紙，取出錢來看。）時候到了，還不見一個人來。

畢（前天我到他們家裏去邀請，他們都回答我要來的。）

秦（他們不好意思當面回絕你。）

畢（不信。）停一會兒，也許都會來的。守時刻的習慣大家沒有養成，當然不能

獨怪他們。

秦（我想，而且並不見得是玄虛。今天來的家屬一定不會多，他們和我們已成爲仇敵，止差不會打架。）

畢（這是完全由於彼此隔膜的緣故。在今天這個會裏，我們總希望打破這一層

隔膜。

秦 (搖頭) 難……難……

畢 爲什麼?

秦 他們不贊成我們遷移人家的墳墓，更不贊成我們教兒童在農園裏工作，恐怕這層膜止會愈結愈厚。

畢 但是他們沒有正當的理由，他們沒有深遠的眼光。

秦 他們自有他們的理由。他們都有祖先的崇拜，已經固定的墳墓裏面埋藏着祖先的骸骨，看得比什麼都鄭重。如今我們開闢農園，要遷去那些坟墓，驚擾裏面的骸骨，他們以爲是最難忍受的事。所以不單是那些骸骨的子孫，幾乎是全鄉的人都來反對我們。

畢 他們怎不想這片空地是我們學校裏的餘地，他們的埋葬原來是一種侵佔

的行爲？

秦 他們以爲我們的行爲才是蠻橫無理到極點的，他們不說我們遷移，只說

『發掘』相形之下，他們的侵佔行爲竟輕微到極點，幾乎不成問題。

畢 終竟給這個不成問題的問題戰勝了他們。

秦 然而外間的話很不好聽啊！他們說，黃隸青自己愛舒服，發掘了人家祖宗的墳墓，在學校裏造起花園來，專供教員們享樂，我們也得去發掘他的祖墓！這不  
是……

畢 (感慨)像黃先生這樣的人竟使全鄉的人民都看他做仇敵似的！他和人家從不會有什麼糾葛，對人家總是很真誠的、很和善的，卻得到怨毒和譏嘲的酬報。

秦 我喜歡直爽地說，黃先生自有取得怨毒和譏嘲的原因。

畢 (驚異) 他不見得有什麼隱秘的壞處吧？

秦 (急於辯白) 不決不！他不到茶館，不到酒館，不常同外邊一般人接觸。他到人家去應酬，從不肯因主人的勸請，碰一局『賀』，打一局『撲克』。人家就當他是驕傲，鄙夷一切，漸漸地同他距離，直到明白顯著地反對他。其實處世本不是這樣的。像我踱上街市去，不論是誰喊住我，(效市井聲氣)『秦先生，喝碗黃湯去』，我就買些燻田雞或是醬萵苣同他在醬園裏的缸蓋上一起喝黃湯。有時坐在茶館裏，人家對我說，(發聲略低)『我們三缺一，你也入局罷』，我就答應了他們，無事消遣，原來是可以的。所以我就很少有人反對。總之，一個人的行爲過於高超，決不是可以得到快樂的。

畢 (沈思有頃) 黃先生陪這位邵先生去看農園，他們還回不回來。

秦 (很感興味) 我們這一個農園若照我所想的辦法，一定可以弄得非常之好。



的。

畢 怎樣？

秦 我先說照我們現在的計劃十分之六七是辦不好的。兒童的能力何等地微小，種植的經驗我們又大家都缺乏，似乎玩耍，似乎正經地做下去，那裏會有好的結果！

畢 照你的計劃怎樣？

秦 我以為可以招一家專種菜蔬的人來這裏承種。要種什麼東西由我們支配，生產品全歸他們。平常他們有一畝地，一家的男女老小勤勤儉儉地工作，拔了這樣種那樣，就可以夠一家的吃用，現在我們這裏有五畝地，我想樂於應募的一定充滿於鄉間，可以由我們嚴密地挑選呢。這麼，我們的農園不是可以長久很好看了麼？

畢（默然有頃。）兒童沒有弄過園藝，開頭時當然不能有很好的成績。但是這一個一定是他們所喜歡的，那就很容易見成效。他們由自己的勞力，栽培出許多鮮美甘甜的花卉和蔬果供自己享受，開闢出一個優美醉心的境界供自己游息，（興奮的笑。）他們的心靈要飛升……飛升……超出於地球了！若是招募別人來承種，他們就退居於旁觀的玩賞家的地位，一樣一朵花，一棵菜，就沒他們自己種出來的那麼香美甘甜了。所以我的意思，我們這個農園的創辦，還是因為他在教育上的價值。

秦（起立，靠窗外望。）那自然不錯。倘若單為我們那片地着想，我的辦法倒是可行的。（躁急。）外面還是靜悄悄地沒有人到來！我猜今天的來客至多不過一二十人，雖然有近二百多個學童，一百三十幾家學童的家屬。（走入會堂裏去。）

(畢取出預備着的演說稿，極審慎地看下去，輕輕地誦讀。如是約半分鐘。黃和邵從農園回來，入室。)

邵 (非常得意) 這地方好極了！這個出於我意料之外！

黃 (興奮而熱忱的笑容) 請你給我畫出來，我急欲看你胸中的圖樣。(他們都坐了。黃隨手取一張報紙授邵) 就畫在這空白的地方罷。(向畢) 他說照我們的規劃是非常可惜的，他已有更好的、藝術的圖樣在胸中了。我們看他畫罷。

畢 (將演說稿藏好，起立，表顯熱望的神情) 更好的、藝術的，這是我們的希望呵！

邵 好極了！好極了！(從衣袋裏取出一枝鉛筆) 我們且慢着畫，先容我說明了照你們的規劃，爲什麼便是可惜。

黃：當然要請你說明。

（畢重又坐下。）

邵：你們開闢這農園，不是一方面教兒童學習農作，一方面要他們享受美感麼？照場地上所畫的石灰線看你們的規劃，知道你們是根據了農田的式樣而着想的。須知現在的農田不是藝術化的東西。（將鉛筆在報紙上隨意地劃。）縱橫交叉止容一個人走的田岸，一方一方呆板如文格的田畦，只不過都市集中和都市擴大的標識罷了。當農人們受了物質上的壓迫，還要受精神上的損害，並享美的權利也被剝奪，這未免太不公平。所以我們若是從事農業，不單要改良種植的方法，還要改良區劃的圖案。尤其是學校裏的農園必要雙方都注意到纔好。我們要着眼於將來啊！所以我不贊成你們的農園采取現在的農田式。

黃：我們應得要改良，確然應得改良！

邵 你們這片平地真是天然美麗的地方。那裏三面都是水。西北一角河面最寬闊，河水活活地流着，這是何等深妙的意思。我們應將這一角的好處完全表顯出來。但是，對岸那些坟墓可以想法麼？他們錯雜而緊密地排列着，充滿着死滅和散亂的氣象，農園的全體的精神就給他們破碎了。

黃 那是鄉人公認的叢葬的地方，所以貧苦人家都到那裏埋葬，葬得沒有空隙了。——像現在的樣子，——才擴充到我們的餘地上來。

邵 （忽有所悟，即畫於紙。）這是對岸的坟墓。（畢立起俯視，黃亦注視。）我們替他們沿河種這麼幾行樹。這不至於招反對吧？

黃 不但不反對，而且一定樂意，雖然嘴裏不說。他們本來沒有一棵樹在他們祖先的坟墓上。

邵 那就好。這許多樹長成之後，從這一岸望去，就止見深深的樹林，不見累累

的坟墓。(隨畫隨說)這是一條河。(修改)這裏沒有這麼闊。我們農園的門在這裏，——不是麼？

畢 似乎還要偏左些。

邵 應當是這裏了。從門的地方起可以闢這麼一條極闊的砂路沿着北面的河濱，更圓圓地折轉來，沿着西面的、南面的。這個農園享有的天然的幫助就是水，我們須會得利用水。現在沿河築路，就可以總攬三面的水的情趣，路的兩旁都種法國梧桐。三年之後，(神情灑然)在綠蔭中散步，多麼有趣。

黃 (笑)有趣！

邵 這裏沿砂路，(畫好後更畫並行線)可以做花墩或是菜圃。這裏安置涼椅，就差不多坐在花葉叢中，眺望遠景和夕陽，更是非常地適宜。兩棵大銀杏樹不是在在全園的中心麼？樹下一畝地作草地，要修理得整齊而潔淨。這南面的河水

較狹，對岸又是些參差錯亂的民房，更遠便是那狹小可憎的市集，實在是全園的一個缺點。但是不妨，我們可以在那裏栽種果樹去修補他。（又畫並行線，畫罷，將鉛筆擊桌。）這就行了，非常簡單，卻非常優美。

黃：這個圖樣比我們先前的好得多了。我早知我們的規劃難以通過你的眼光。但是我們樂於受你的批駁和修正。現在我們的農園是更進一步了。（取圖稿欲細看。）

邵：（按住圖稿，將鉛筆指點。）現在河岸一帶，都是錯落凹凸，顯出人工未施，天然力激盪的痕跡。我們須一律做成斜灘，和垂直線成四十五度的角度，上面也鋪蓋『草皮』。這才覺得整齊而不惡俗。

畢：照邵先生的一切規劃，實在並不要多費金錢，止須加以人力。我們有十分的人力，我們就可以有一個更好的、藝術的農園。（坐，悠然遐想。）

黃 人力我們有——我們原是整備着努力的。（取圖稿細看）我們生活在這  
個世界之中，看着河水是不息地流動的，草木是生生不已，沒有一刻沒有新機  
的，小鳥會得歌唱，叫出宇宙的微妙，輕雲會得舞蹈，構成美麗的畫圖。從知環繞  
我們的凡物，無不活動、新鮮、快樂、優美。

邵 這是你的哲學。

黃 獨有環繞我們的人，卻絕然相反！他們的身體，止充滿了幽鬱、怨  
恨、訕笑、誹謗、疑猜、怠惰、醜惡、衰弱、腐朽、死滅……說不盡。他們固然自認爲人，我  
止認他們是那些名詞的集合體。我非常可憐他們，當然也可憐我自己——我  
和他們，他們和我，終竟是互相依伴的伴侶啊！他們沈沈酣睡，我恐他們晏起，誤  
了工作，就有喚醒他們的責任，但盡這責任是很勞困的；我又有觸處生阻的焦  
慮。論理這個生命也無味極了，够可憐了，值得咒詛了。然而我不願咒詛，我終欲



努力。我們的力自然能爲我們祝福。我們一天一天地生活，別的且不說，總欲享受一些快樂。我們的努力，無非欲由力的祝福嘗一嘗快樂的滋味。我獨怪他們竟不欲享受快樂！

畢 這是你主觀的見解。在他們也樂其所樂。

黃 確然如此。

邵 (激勵) 隸青你既有這樣的決心，你就準了你的意思做去。我知凡所做的一定全是祝福。

黃 我是打算這樣幹。便是今天這個慈親會，就因爲學童的家屬不贊成我們教他們的兒女去農作。他們說：『我們止欲讀書，並不要種田。』有幾家竟不放兒童到這裏來，改入他校去了。他們這樣地不了解，硬反對，我們終欲請他們來，指點給他們看，極真誠地告訴他們農作是什麼意思。我相信人和人之間大體總

是相同的，止須揭破隔膜，就可以互相融和而爲一心。我又信等待大家覺醒了，然後一齊進取，是沒有期限的。止有先覺醒的拖着未覺醒的快跑，那怕他們不願意，連路亂罵。又像蜒蚰生來是行得慢的，叫他一點鐘走一百里路，無論如何辦不到。止有將他捉上火車，叫他躲着。一點鐘之後，他雖然沒有動，但終究進行了一百里了。

（邵畢都笑。）

邵 蜒蚰乘火車，奇想！詩人聽見了，也許可以寫成一首好詩。

黃 （忽有所思，取出錶來看，更作靜聽狀）現在是三點三十五分，過開會時刻三十五分了，外面還是寂寂的！

畢 （走到會堂門首，開門而望。）止來了一位老先生。（退。）

黃 （感觸）今天的來客不會多了。我們一樣的一腔真誠，一樣的一番說話，希

望多來一個就多一分效力。

邵 邀請了他們會這樣？

黃 他們有一種特性，唯有看兒女教育的事最是輕藐忽略，也不問兒女的身心是不是逐漸發育，也不問兒女的行動習慣是不是趨於良善，年歲到了，將他們送進一個學校——不論什麼學校——便是唯一的經心。至於這個學校教師是怎樣，功課是怎樣，一切設備是怎樣，他們認為不當過問的——決不會湧現一秒時在他們的腦子裏。

邵 你們開闢農園，教兒童農作，他們卻又很起勁地反對了？

黃 他們有列代傳下來的老例，他們有閱歷得來的成見，凡是老例和成見以為不必過問的，他們再也不去多事。倘有一件事，不幸與老例成見相反，他們就要拚命地力爭，比什麼都起勁。

邵 他們當然要反對你了。

黃 但是我這麼存心：處今日的社會，中國的社會，本當備受加倍的困難——也許止得極微小的成功。雖然微小，積累起來可以成鉅大。他們今日反對我，十年之後，二十年之後，乃至百年之後，終究會做我的知心的伴侶。但是我欲縮短年限，欲從百年減至九十年、八十年，乃至二十年、十年，最好是兩年、一年。這個辦不到，乃是我真切的憂慮。

邵 盡你的力！憂慮做什麼？

（秦自會堂入室。）

黃 （示以圖稿。）我們的農園有個新的規劃了，他的理想是這個樣子。你看，多有趣！

秦 （略一諦視。）剛才看見今天的鄉報，又是一枝冷暗傷害的箭！

黃 (驚訝) 什麼?

秦 他們譏諷我們今天的懇親會，說了許多不相干的話，我們必得寫信去訂正他們的誤會。我去拿來看。(走出去)

黃 (憐憫和不快的神情) 這又是有所爲而爲的!

邵 『天下老鴉一般黑』也許是一句極通達世情的借喻。我見各處城鎮的小報，他們的規模越是狹小，他們的態度也越是不光明!

黃 (感歎)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秦 (持鄉報朗誦入室) 『教師的俱樂部……昔日的墓場，今日的花園……小農奴受役的懇親會』這些小題目真是豈有此理! (置報桌上，坐下)

(黃邵看報紙)

黃 這是他們的機會。然而止於此了，不能加甚了。

秦 我們寫信去糾正他。(忿激) 他們太豈有此理!

黃 (非快樂的笑) 這明明是乘機報仇。我們何必同他們理論，再造成他們的機會呢?

秦 (領悟) 那個當編輯的屢次來告訴我們，說接到了誰的誰的反對我們的稿件，怎樣地破壞，怎樣地不堪，他都留置不登，原來就是他的一種暗示。

邵 那自然。

黃 後來他要我們幫助他的經費，那就是『竹槓』了。我們回絕了他，他就乘了今天的機會報仇，而仍不失為『竹槓』。黑暗滿天的黑暗！揭不完的黑暗！

邵 墮落極了！墮落極了！

秦 但是他的報仇非常有效果。你們看，現在的時候，準開會時間已過了半點多鐘，止來了一位家屬，那開布店的朱老先生。別的家屬也許竟不來了。他們本來

不高興到我們這裏來，更兼有鄉報在那裏煽惑。李先生張先生也是這麼說。他們在招待室裏，止陪着那位老先生。他們刻刻向外望，終不見第二個人來。

黃 | (憂愁) 這太厲害了，或者不至於吧？

邵 | (慰黃) 或者不至於。

秦 | 這倒說不定。

黃 | (毅然) 我們請他們來，就如我們乞求於他們，止有我們耐心地等候着。(望窗外兩，手上伸以振精神) 今天的陽光這麼可愛，樹葉深處的小鳥都在那裏鼓勵我們，我們爲什麼不談談快樂的事！(將鄉報推遠些) 我們也可憐，談到話總是感喟和指斥。現在我們回轉去談農園罷。佩瑜，你看他的規劃如何？

秦 | 好極了。但是恐怕需費極大，一時不容易舉辦吧？

邵 | 實在不需什麼費用，若是你們教師和學生一起兒工作。

黃 工作我們必須工作趕快地工作這是我們新鮮而快樂的生命的泉源唯一的泉源。我們以前的生命是不幸，是暗昧，幾乎近於死滅。獨有從這個泉源裏我們才可以得到一個『新生』。此後即使環繞我們的一切依舊是先前的模樣，我們也無所恐懼，因為我們的『新生』已在慢慢地萌芽了。我們那些小朋友，雖然給他們的父母拉住，不放他們趨向光明，但是我們總欲盡可能的力將他們浸在這新生命的泉源裏。他們是我們最多情最有希望的伴侶啊！

邵 (感動) 我止有替你祝福，願你和你的伴侶，你們新生命的芽都蓬蓬勃勃地長成起來。這裏是一個鄉鎮，不比都會地方那麼散漫，二十年，至多二十年，決不會虛空，必然應了我的祝福。

黃 (誠懇) 惟願如此！

(畢自會堂入)



畢 依舊是一位家屬。(坐)女太太竟沒有一個到來。

黃 畢先生，停一會開會，你一定要演說。女太太們的耳管理，你的話比較容易容納。

畢 我原是預備在這裏，止恐意思不周密，不能使他們明白，打破彼此之間的隔膜。

黃 那不全在意思。我們向他人說話，最重要的是真誠，有十分的真誠，就能感動人到十分。你的真誠是非常濃厚的。(向邵)你也得演說，我們的農園有什麼價值，農作有什麼興趣，都要你本着自己的經驗告訴他們。更請你將藝術化的言語描繪出將來的農園的優美來。我爲着我的小朋友們的幸福這樣請求你。

邵 (承應)我願意盡我的力。

黃 停會兒請家屬們參觀農園，正好給他們看你的新的規劃。我們先前的石灰

線須得抹去，我們就去畫新的。（起立。）

邵（起勁的樣子，很輕捷地站起來。）我們就去。（他倆一同到農園裏去。）

秦 隸青的強果的精神我真佩服。但是破壞的神偏偏時常跟在他的後面，那終結的一天還距離得遠呢。若是我，全鄉的人都這麼無理由地反對我，我可要下馬了，抱消極態度了。

畢 你要這麼樣？

秦（略低。）昨天我在外間，無意中還聽見說有些人在那裏運動兒童的家屬，叫他們統統不要送兒女到這裏來。有幾家早已實行了這個計謀了。據說有十多家已經答應，但還沒實行。我猜今年暑假之後，來校的學童一定非常少。

畢（縐眉。）這確是可憂的事。

秦（笑，起立，背靠窗檻，伸指舉臂以舒體倦。）依他們的心理，可知他們歡喜怎

樣一個學校！我是頗知他們的心理的。他們止須注重國文、英文、珠算、三科。國文預備寫信記帳，英文預備發洋財，珠算預備習商，總之，將來可靠此吃飯，所以看得非常重要。你能一天到晚，直到天黑放學，專教這三科，你便是頂好的學校。其外什麼體操，什麼唱歌，什麼手工、圖畫，他們不但不要，並且厭恨。我們在這裏教，他們在那裏罵，當了學童的面罵，若是學童喜歡修習那幾種功課更要罵。所以那幾科就格外地不能有好的成績。現在我們於那幾科之外，還加上演劇、奏樂、農作等事務，而農作又是他們深惡痛疾的——他們裏面固然也有農人，但總希望子孫做一個商人，因為比農人好得多——自然以為不可復居，決意改送兒女入他校了。否則便是兒女一輩子不讀書都不要緊，只不願使兒女學那些事務。

畢 確是如此。距離得太遠了，真是教育前途的憂慮。總得打算個方法，慢慢地接

近起來。

秦 我們說，那是『訓練』，那是『陶冶』，再要緊不過了。由他們看來，那全是廢話，聽都不要聽。

畢 今天這個會，若是屢屢舉行，總可以略微接近些。可是他們又不肯全來。前幾回舉行的時候，止來了十分之二三，今天更少了，僅有一個人！這怎麼辦！

秦 今天剛在遷坟風潮之後，當然更要減少。我來猜，我可以猜得很準：當我們幾個人去邀請他們，反身走出的時候，他們譏笑我們毀謗我們的談論就開場了。那種談論他們說得厭煩了，或者已歸沈寂。我們這一去，差不多特地送些新資料去，於是他們又感興味，照舊潮水一般地譏諷和毀謗起來了。現在我們在這裏恭候他們，他們正安坐在家裏拿我們做談資，消遣他們的無聊呢。

黃 (回來，匆遽的神情) 更來了幾位家屬沒有？(走入會堂去。一會兒就回來，

非常焦慮。)依舊止有那位朱先生！我們真對不起他，他來了多時，正是開會的時候了，但是不能開會！(蹀躞室中)

秦 我剛才說他們此時正安坐在家裏，決沒有赴會的念頭。像朱老先生這樣願意來的，他早就來了。

畢 (起立，至窗前。)我們總得打算。

黃 我們不能就此中止！

畢 那幾個被父母硬拖出去的兒童，我真有些想念他們。

秦 我想他們也是捨不得呢。這裏是快樂。

黃 (立停。)我們要幫助沒有出去的，使他們不致上不幸的道路，而得享受真實的樂趣。我們除了這個，什麼是我們的責任，我們的趣味？前幾天我在農園裏相度地形，幾個兒童跟着我，他們供給他們自己的意見：那裏可以鑿池，那裏

可以種竹，那裏可以搭瓜棚，那裏可以造亭子。雖然不見什麼『匠心』，然而可喜，因為是他們心靈的波動。最可愛的周詩那個女孩子，她牽住我的衣向我說，『我們向來沒有當心大豆發芽時候是怎麼樣子，讓我在農園裏種一畦大豆罷。』我聽了她的話，全身感受一種不可名言的感動，還是她是可愛，還是農作是可愛，我竟分別不來。當時我說不出什麼，止有握住她的手，笑着答應了她。我想，這個握手，這個笑，應是我們獨享的趣味和驕傲。（神容煥發，但俄頃又籠愁態。）可憐這輩兒童，他們偏有名為寶愛而實加阻遏的父母！他們喜歡農作，父母不許，他們捨不得這裏，父母不放他們來。不相識的路人，尙且要幫助抵禦危難，何況我們和他們心心互通，而且糾結至不可解分了呢！我的心！我的腦筋！我昏亂了！

秦（安慰他。）你且不要懊惱。他們今天不來，我們再可以等待別的機會。

畢 (理智的神態) 我們現在不是全無權柄，我們並不會止贖空手。已經出去的兒童不過八九個，其外不會出去的都是我們的權柄。有他們在這裏，我們總有辦法。(熱情) 此後我們加倍地奮發，專為他們盡力。他們的父母曾經反對我們，拒絕我們，我們一概付之遺忘。那時我們若是一塊大磁石，那些兒童就會感受極強的磁性。他們的父母間接感受磁性，又是當然之事，不成問題了。最後的勝利，終竟屬於我們！

黃 (悵惘) 我們還有權柄？還有？

畢 『大權在握。』

黃 我疑惑。

畢 毫無疑惑。若是我們這裏的兒童都成為周詩，我們勝利的日子就到了，而周詩，並不是特異的兒童。

邵 (自農園入室，插手衣袋中) 隸青，我都指點給工人，教他們照樣畫線了。

黃 (憬悟) 我們還有新生命的泉源——也是我們的權柄——也是……

邵 開會了麼？

秦 止有一個來賓的會。

(朱自會堂門口內窺)

黃 (延朱入，感受深烈的感動，語音轉沈着) 我感激你老先生……

朱 (自然的笑容) 黃先生。

黃 我對不起你老先生，等待了這麼長久……

朱 我沒有事，譬如到這裏來玩耍。

黃 你笑得這麼自然，你是和藹而可親，你必定識察我們的心，了解我們的心！

(熱淚湧出，語音愈真摯) 你有你的三位令孫，我們有我們的兒女，他們也有他



們的兒女。你的，我們的，他們的，都是未來的開創者，未來的神聖，他們有獨享的驕傲，使人家爲他們服役，而我們正是爲他們服役——止是爲他們……（淚滴不已。）

（朱注視黃面，點頭，很深地感動。畢凝神而立，若有深思。秦露悵惘而憐憫的神色。邵環視諸人狀態，同情的情緒形於顏面，非常強烈。如是約半分鐘，幕始徐徐而下。）

一九二一，五，二三——二五。

飛 〔三幕劇〕

王成組

劇中人

李守中 二十八歲

李母 五十左右

方瓊仙 二十五歲 (李母的姨甥)

燕燕 十九歲 (李母的侍婢)

張才 五十餘歲 (李家老僕)

第一幕 書室 下午二時

才 太太這就到孫宅去嗎？

母 只等馬車套好了就走，吾已經讓燕燕去知照了。想起有件事要托付你。這丫

頭如今長成了，留着使喚雖是靈便，卻怕不能久留了。看她近來還像有甚心事似的，總這麼萎頓。

才| 她不本是病着嗎？

母 別提那肚子病了。連醫生自己怕也不懂，說什麼腸子中間有微生物，竟不能用藥的。如今漲得那麼大了，也不知究竟怎麼會事。

才| 那也不打緊，趁早把她配個丈夫，還省得別生枝節。說起來大丫頭有幾個肯安分的，不是鬱出一場病，少不了要鬧出一件笑話。

母 吾正是這意思。當初收留她，本爲憐惜她父母逃荒來都病死了，沒人養活她，又怕她遇到歹人遭殃，並不是有意買來的。她小心服侍了吾這七八年，吾倒忍心耽誤她一生嗎？不過這是她終身大事，斷不可以敷衍了事的。總得覓相稱的人家；你可有認識的嗎？

才 一時也想不起來，不過前天聽說爛麵胡同高老爺正要娶位四姨太太。他老人家才五十九歲，因為只有大太太生過兩位小姐……

母 不用往下說了。這大歲數的人空想得子，不過平白地遭過幾個年青女子。這那是安全去處，——比當她丫頭用更作孽了。

才 你可別說，在她自己作行還樂意這麼過她的下半世呢。那種缺分，其實是比做官都舒服；錢又來得現成，日子又過得快活。正天馬車汽車，公園戲園的，多自在！

母 虧你這樣老成人說這話，你難道也不認得這火炕正是人間地獄嗎？你沒看見他們的受罪就是了。像燕燕這樣勤謹儉樸的丫頭，吾相信她在這些地方是看得透的。況且這事由吾做主，還是看可有靠得住的鄉下小子。

才 要在鄉下找人也是難事。有幾個錢的多半看她不起；差些的又怕養她不起。

她人是低微，見的世面卻大了。她怎肯伴着又蠢又窮的鄉下小子過日子呢？

母 那也不至於。

才 平心說丫頭出身的是輕浮些，總比不得小家女兒耐苦。大家見了他們也都是這麼想的。就是燕燕隨時有太太教導，與衆不同，人家那里知道？

母 那麼張才，你卻是知道的了。你那天不告訴吾說你大兒子的親事好幾家都沒成嗎？他來了吾看人倒還能幹。就把燕燕配給他，妝奩由吾備些；你說怎樣？

才 這決不敢當。她在這里竟像小姐似的，怎能屈她去過我們那種莊稼生活？太太，你這麼顧惜她，倒捨得讓她吃苦去嗎？

母 你又糊塗了。她原也是莊稼人家女兒。不過在吾這里淪落了這幾年；如今讓她回老家去，是多快樂的事！吾知道你家裏田地不見得多，種出來的卻也夠自己用的了，還怕她這下半世衣食不周嗎？

才 不是那麼說。只爲她在這裏是輕鬆慣了的，況且身體又嬌弱，怕做不了田頭的活計。

母 鄉下地方空曠，身體自然會慢慢健壯的。再說她倒是不肯偷懶的。所以你用擔憂到那些。

才 太太這話吾很信，——不知道她可願意。好在這事還不忙，過幾天再說得了。

燕上

燕 太太，馬車套好了。

母 那吾就走了。張才，那事吾是當真的，回頭你還仔細想想，不要太拘執了。才 喏。

母 燕到門口遇中仙。

母 你們今天這早回來了。（向中）四點半天津車你一定動身的嗎？

中 一定走。在那里總得住四五天。

母 你出門去，自己處處保重些，事情辦完了，別在外邊耽擱。瓊仙，你今天還出去嗎？

仙 七點半廠裏工會還要吾去講演。

母 那你也得九點來鐘才能回來罷？

仙 是的。姨母也儘管在孫家多玩會兒。

母，燕同下。才隨下。

中 他們今天晚上是在吾廠裏開會嗎？我怎麼沒知道？

仙 他們借公共宣講所了。

中 你是講工人教育嗎？那正好把我們的新計劃，在原有義務學校裏添設女子部，解說給他們聽。

仙 既是吾自己經手的事，不消說還要趁此勸導他們入學呢。在美國時候做的夢，回來了才一個多月，居然就逐漸實現了，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中 更想不到我們離別三年，如今又在同一社會服務了。

仙 這也還不算奇。自從吾母親故世，姨母接了吾來，一向在這里安身，簡直像自家人似的。況且吾能得出洋游學，也都靠你的培植指導，現在正該幫幫你忙。

中 但是你費了許多光陰精力，求得專門學識，像這種社會服務，果真能使你滿意嗎？

仙 能得在家鄉服務，我還有什麼奢望？你回國以後的幾年，真叫吾寂寞得刻刻想家；如今家又到了，事又有了，也就夠快樂了。

中 你應該也知道吾的快樂。前兩年只爲少你這樣一個同志，以至所抱的理想很少能實現的。



仙 成功原是慢性的，既已從底下一步步搭起來，將來總能達到我們的目的。

中 是，只要種子下到土裏，收成是常事，失敗是例外。

仙 下種也夠費氣力了，再不這樣，誰還肯去幹呢？

中 (換題) 今天這演講會怎麼遲到七點半？你這一時白天加上了調查工人

生活一類勞苦的事，總得晚上多休息才是。你知道自己身體軟弱；又兼心痛已  
成老病，有一點不舒服，就要發作的。

仙 只要忙得高興，心裏只有舒暢的，怎會得病？也像你這樣時時刻刻把這病先  
放在心坎，那卻真要病了。況且吾每天還有這下午提前休息呢。你這時候若是  
不忙走，吾去拿新近印的工人家宅的照相給你看。

仙 下，往內室。燕自外上。

燕 守中，你不救吾嗎？你可知道太太要攆吾出去了？

中 她沒同吾說過。

燕 她自己也沒同吾說，才聽張才講的。

中 別是他同你鬪着玩罷？你又沒有什麼錯處，太太怎捨得好端端把你攆走呢？

燕 她不光要攆吾，她想把吾配給張才的兒子。

中 那人怎樣？你不願意嗎？

燕 你竟說這話！可記得吾早是你的人了？

中 你……別……

燕 吾這四五個月病着的是什麼？

中 那不是臘脹嗎？既是醫生不敢認定，吾也不瞎猜了。

燕 那醫生是哄你們哪。你還記得他先追問吾的身世，以後才把這病症模糊過去了。

中| 不錯。你自己明白這是什麼病嗎？

燕| 沒病——只是你的孩子！

中| (失望)當真的？

燕| 你說怎麼辦？

中| 吾不能說。也只怪你自己那時候……

燕| 只怪吾自己嗎？固然我愛你不該累你。天意既然這麼作弄，你忍心在這時候

離棄吾和他嗎？

中| 什麼他那將生的孩子嗎？吾從來沒有想到過他，——恐怕也沒有愛戀過你！

燕| 你怎能推得這麼干淨？若果她沒回來之前，你對吾也是這麼冷淡的，還會到

這地步嗎？

中| 但是……

燕 你想吾如今還能去找另一人的愛戀嗎？

中 你難道只愛了吾一個？

燕 你還疑心這一點嗎？告訴你，我愛別人總沒有愛你這樣的真誠；只爲愛你深了，以後別人都不在吾心上。他們當面譏笑吾，背後咒罵吾，卻沒理會。如今果子將近成熟了，能去找那些不相干的人來看護嗎？也能像在你面前似的請求他們嗎？你當吾是怎樣輕賤的人！

中 我實在不知道你畢竟是怎樣個人，不過回想到當時的情景……

燕 別的不必提了。先前吾們各是自由自在的人，你居然願意遷就；以後吾們卻就是連在一起的了，——你要證據，只在這裏頭（指腹）一半兒是你一半兒吾。

中 那絕然不是吾自己的意思，可以說是你逼迫的。

燕 就照你這麼說，當時你抵敵不住吾，是個敗仗的人，畢竟還得到慾望上的滿

足，反是吾因此不由自主的成爲俘虜，你竟一點不幫助吾嗎？

中 那麼正是吾報仇的機會了，更不用多話。

燕 啊！你這麼沒心肝！

中 也只是你應得的報酬。

燕 連這孩子也應該受這苦命嗎？

中 他本是罪惡的果子。

燕 不！他是愛的花！

中 既沒有看花人，讓這花回土中去罷。

燕 一個人的來去，竟把你變到這地步！把愛字放在口頭，到了只教吾明白愛是空的。既可以斫殘我和這未生的孩子，還講什麼愛人愛國，做什麼社會服務？更不能使你心愛的那人相信你的愛情！

中 只是一時的不檢點，怎想到竟會沾污吾原來的愛，又不能成全你的。

燕 所以你必得應許同吾正式成婚。

中 不能。

燕 你躲過這條路也沒有別條走。吾的失敗便是你的破產！況且成婚以後的事我們早已做過了，如今只是要倒退幾步。這有什麼不能。

中 吾已經耽誤你一時了，斷不可更耽誤你終身。現在正是你出脫的機會，你想明白些。

燕 你想把一切讓吾來承當是不行的！你豈是真以為不應該同吾成婚？

中 因為這與吾平日的希望不相容。

燕 那是卻是如今的情勢逼着你這麼辦，決不讓你實現平日的希望了。你有這膽量同吾站在一起做人嗎？

中 你以爲那是膽量？

燕 怎麼不是？只是那時候的那種膽量！

中 可是如今情形大變了。吾的良心不讓吾應許你的請求。

燕 不，你的良心正告訴你斷不可以丟開你這責任，卸卻你那罪名。你若是輕侮吾的愛情，決不能逃過同吾一樣的苦命——你不配再見你心愛的那人。

中 咳！此刻也只能依你的話。這誠然對她不起，但是不就你的婚事作行更是對她不起。你的情形，太太可知道其中底細？

燕 若果知道了，你想還能平平穩穩到今天嗎？

中 先同你講明白了，我雖是決定了，還得同太太商量——你的事總得太太作主。

燕 啊，吾不是吾自己！

中 然而你可以信我，吾立誓除你不同別人訂婚。要知道吾沒有正式同人訂婚，是最便宜你的一着。

燕 那你要等天津回來才得同太太說嗎？

中 不，吾今天不走了；那里的事就到廠裏去托陳協理跑一遭。

正在他們密談的時候，仙輕輕開門，看見了呆立一會，面色灰白，忽而跑回去了，臺上人並沒注意。中正講着末句話，幕漸漸下了。

第二幕 第一場 臥室 同日晚七時

燕 你現在可覺得舒暢些？

仙 吃藥之後，心口痛得輕些了。

燕 太太那邊吾已經打電話去，叫等晚飯完了就告訴她回家，這時候大約快來了。



仙 你沒提吾的病罷？

燕 講明白了，不過讓他們晚飯後才說，怕的是她知道家裏不會有什麼大事，又可以坐下打牌了。

仙 也好，今天宣講所的會吾不能到了，你叫張才立刻往廠裏送個信去。  
燕 是了，你不要什麼？吾一會再來。（下）

隔一會中上

中 你怎麼真又病了？吾一進門聽張才說這話，把吾嚇了一跳。究竟是近來太辛苦？罷？剛才的話，竟不幸而言中了，可恨！

仙 吾也不能說。你怎麼又回來了，這麼快？

中 今天沒走成，公事托陳協理辦去了。請醫生診過沒有？

仙 他六點鐘光景來的。其實這病既然不得斷根，偶而發作也不算什麼。

中 你自己寬心些。吾也不知道拿什麼話安慰你的好；你的心痛，吾的心碎了。

仙 你不用說這話了。

中 咳，你怎知道吾的心事——這時候偏又不宜講你聽。

仙 你以為吾還沒知道嗎？吾都看見你們……

中 怎麼！但是你總還沒有明白這事的底裏。別人的見解吾都可以不管，你……

你……——吾固然不能求你的饒恕，卻必得你的同情鼓勵。吾上這條無可奈何的路，使吾忘記一切苦楚。

仙 吾的確不明白。從來沒有什麼使吾疑心到這種關係的發生。如今除了祝賀

你，吾這零丁孤苦的人，也不配給你別的幫助。

中 你可知道這話怎樣刺吾的心肺！

仙 是，吾不該說這種話；自己是有你的熱心幫助才得到這地步的，但是吾不能

報答你了——看這虛弱的病體，不久就是天國的人了。

中 你這麼悲傷只使吾……，即使你不爲吾想，總不該遭逼你自己的身體。

仙 吾何嘗不希望健壯，不樂意做事，只是沒做成什麼病先來了。吾知道成全你的計劃，一時少不得吾，卻也實在是無能爲力了。

中 難道你就輕易被病魔窘到這地步嗎？

仙 是的，病魔——不然病也不爲魔了！

中 你要知道前面有的是希望——病痛一切只是暫時的。凡是與你有益的，吾願意像先前一樣的盡力做去。不要當吾是個墮落的人，不再拿朋友待吾；果吾是墮落的人，更得有你這樣的朋友哀憐吾、救助吾。吾相信你了解婚姻決不是其他友誼的阻礙。

仙 吾也知道這理。

中 但是，這不能使你滿意。不過我決然應許燕燕結爲夫婦，雖說爲她，也是爲你。當初你沒回國，吾萬不該和她親近，同她往來，及至自己的懦弱降服了誘惑，斷不能躲開這條路，或則更對你不住。我已經是個罪人，不配站在你旁邊，只有這樣使你失望，似乎還減輕些吾的罪惡。

仙 你這些大帽子的話不能使吾完全領會——但是吾也不願意曉得這些。

中 你不要因此生氣，更加吾一重痛苦。吾對於燕燕的愛情，並沒有達到終生結合的密度，然而結合竟是逃不脫的了。吾的理想家庭也沒有實現的希望了。幸虧她雖是下賤出身，還不是尋常女子。想想吾所處的地位！除了你還有誰能諒解吾的？

仙 燕燕哪？

中 吾不能從她得到圓滿的安慰；爲她犧牲只爲自己贖罪。吾不敢說犧牲到什

麼地步，也毫不憂懼；——然而你病着吾終不能離開你。

仙 別離吾們終是難免的；你儘當吾病人記在心頭，倒更使吾感受痛苦。

中 但是怎能忘記哪？

幕閉

第二場 書室 卽晚九時

母上

母 早知道有你在家的，吾也不怕瓊仙病了沒人照料了。你沒走就發病了嗎？

中 她病倒時候已經有四點鐘光景。若是吾早些走成了，作行她也不病了。

母 那你爲什麼不走的？你也不用焦急了。今天出門之前和張才說起燕燕的親

事，想到你們兩個自家骨肉這麼大了，都還耽擱着真不是道理。所以在孫家遇見你舅母，就同她商量了一下。你的事吾想你也稱心。

中 但是吾已經自己定了。

母 吓你早怎麼不告訴吾

中 只是今天下午的事。

母 是誰？

中 燕燕！

母 當真的嗎？別拿這種話說着玩。

中 是實情。

母 (轉怒) 原來這死丫頭把你迷了，怪不得這一時常是鬼鬼祟祟的。非攆她出去不可！你自己卻也太昏了，儘說等着等着，怎會等到她了？

中 你不是早就許吾自己選擇的嗎？

母 卻沒許你這麼胡鬧。自由結婚吾也從來沒有聽見少爺娶丫頭的。

中 她不是買來的，算不得丫頭。

母 不是丫頭偏做了一世丫頭。起先你推說自立了再成家，等有了錢又講究人了；吾當你心裏有誰，豈知是這賤骨頭。

中 母親，你何苦這麼生氣，有話細細商量。

母 吾正是替你生氣哪。還記得兩年前你硬把何家的親事退去，藉口說他們那姑娘沒進過學堂，現在這一個哪？何家固然古董，到底還是世代書香，如今竟去攀下流了。在你自己不定看出她有多少好處來了，在人家看來這裏頭不定有什麼鬼戲。就像瓊仙這樣知心的朋友，也未必會料到這一着。她回來了才多久，你就做出這種醜事給她看，還有臉在這里說話？

中 不管人家怎麼想，吾是主意打定了的——而且明白自己沒有做錯。

母 這事也不是你一人打定主意就做得到的。無論如何燕燕是吾手底下的人，即使管不得你，總還管得了她。況且你們約定是在吾出門之後不是？

中 是的。

母 那吾先經把她許給張才的兒子了。

中 正爲平空添出這事，吾們才定的。

母 這吾卻不懂了。若是被張才猜着她不願意做一個自由自在的農家婦……

中 不是她不願意。她的自由早斷送了。

母 這怎麼說？即使她怕日後受委屈，也用不着你來出頭要挾——這手段也太離奇了。

中 再說，你要嫁她出去，你能使男的那一面將來不反悔嗎？

母 那人很老實，想來配燕燕總過得去——吾同張才反正是說好了的。

中 他知道燕燕有病嗎？

母 那張才怎麼會不知道，這不問得新鮮嗎？



中| 可是他願意養這樣一個病人在家裏嗎？

母 那病總會好的，既然醫生並沒說這是什麼凶險的症候。

中| 但是這也不是平常的病，在平常也就不算病了。她有的是身孕！

母 難怪！我們家出這醜事！天呀，是什麼冤孽？這樣淫賤的，你倒要娶她？荒謬極了！

中| 不是吾娶她，她的一生不因此就誤了嗎？

母 你算是成全她，——帶累你自己，帶累我們一家。

中| 那你把她攆了出門，就推得干淨嗎？

母 要不然，也只有找出同她往來的人成全了他們。

中| 那事情就好辦了。母親果真是這意思嗎？

母 怎麼不真！你是只要哄出吾這句話呵？

中| 不但如此，因為吾就是那人。

母 什麼你做那種苟且的事

中 還是四五個月之前，不久瓊妹回家的信就到了。

母 這也是自命爲志行高卓的人幹的？索性不落痕迹也罷了；你要娶她，萬無此理。

中 事已至此，自己反悔也來不及，只得忍痛把自己的快樂都犧牲了。她能使吾這麼補過，也是她的出人頭地處。母親剛才的話也算是應許了。

母 不，吾那能要這樣不知羞恥的丫頭做媳婦？反正是賠錢貨，趁早把她設法開了完事。

中 人家總要看破的。

母 那也比明目張膽自己認了的好些；也免得沾污這清白聲家，你也把這層想想。

中 那麼讓她獨自受罪去嗎？

母 本來你沒想娶她，她只是自己討苦吃。

中 但是從此吾立誓除她不娶了。不然吾覺得自己不配再愛別人，更不能向一個女子求婚。

母 胡說！即使那姑娘知道這事，反正這在少年人是很平常的，只要讓她曉得你自己的懊悔，她一定不會看不起你。

中 無奈吾自己的良心再不能看得起自己！

母 一個丫頭是什麼奇貨可居的？你沒臉婚娶，我們姓李的這一支也就該絕後了嗎？

中 現放着一個後嗣快出世了。

母 私生子也配來傳宗接代嗎？

中 一般是胎生的，有什麼配不配？

母 這是祖宗傳下的風俗，你有什麼說的？

中 啊，風俗，風俗，人爲什麼要被自己造下的風俗壓住了？

母 你看瘋瘋傻傻的，真是被那丫頭迷昏了。明天一早讓張才把她帶走了看你  
怎樣。(下)

中 那別提以後的，你竟是連吾兒子都不要了。

母 隨你嚼舌，吾知道這時候用好話勸你是白費的。還是去問燕燕究竟怎麼的，  
吾真捉摸不到你的心事。 幕閉

第三幕 起居室 次晨八時

仙上

中 瓊妹，你今天好了嗎？

飛

仙 勉強着。躺在牀上也悶得恨。吾還想日內上西湖去養息一時，那里吾有熟識的同學。

中 你何必又走那麼遠哪，家裏更寂寞了。母親平日真當你親生女兒似的，好容易等得你回來，怎捨得一會就讓你無緣無故的走了？

仙 可是現在又有這一身的病，在這裡反而處處勞碌她老人家照顧，吾怎過意得去？

中 你走了不更叫她擔心嗎？

仙 那吾同她一塊去玩玩。這地方太乾燥了，吾的體氣不宜。

中 吾明白了。何嘗是怕麻煩人，那是到處不免的，只是你不願意住了。

仙 那就是了。吾想以後幸而病好了，竟在南方做事。

中 你忍心丟開我，就連我們過去的事業也都成爲泡影了。

仙 你知道吾獨自辦不成事！吾正要丟開過去，吾不能受他的壓迫了。  
中 啊，過去，過去，爲什麼永久跟住吾們？誰說有現在，都被過去定死了！  
仙 你也還記得昨夜已經說過至少我們的別離是難免的？  
中 難免——竟是難免。與其等吾離你，索性你先離吾！可是相見便相別，苦似三  
年不見，又怎忍嘗這滋味。

燕上

燕 原來小姐是到這里來了。

仙 你有什麼事找吾？

燕 吾才到你房裏沒看見你。你可復原了嗎？

仙 好些，要講復原恐怕沒有日子。

燕 病得快，好得也快的。（向中）昨天夜晚太太來找吾說了：如其吾堅執不嫁別

飛

人，今天簡直攆吾出去；這五個月的胎兒，也始終不承認是你的。

中 你不必害怕，都在我身上。那一時的衝動害得好苦，偏生只有你留着一個印記！然而吾決不討這便宜，看你去受罪。

燕 感謝你哀憐吾的好意！

中 說不到感謝。吾來侍奉你是應該的，你是吾的主人了。

燕 因爲吾那時候偷着了你的愛。

中 因爲那愛是吾的身契；你這聰明的賊！

燕 吾也只抓住了你的身體，沒抓着你的心。

中 你太不知足了，

燕 並且明知你的愛仍舊在那人身上！你別怪吾直說，愛情都是自私的，不知足的。

中 但是你又何必告訴吾哪

母上

母 燕燕，你在這里鬧些什麼？吾只聽到你的聲音——你竟敢放肆得不知分寸了。

中 母親，事情已經到這地步，有話讓她說罷。

母 好，你護着她，吾管不得她了！

燕 (少停) 吾讓你知道吾的心，也要知道你的。

中 老實告訴你，若是你還不知足，吾也不能使你更滿意。吾們的新家庭的結合，原是時勢逼成的組織。幸而吾們的感情還從此加高，那也是吾們的福。然而吾承認這並不是吾先前所希望；吾也不能把原來為別人的感情移到你身上，——那也不是必要。

飛



燕 你這番苦心吾也還能體諒。

張才上

才 太太，吾的大兒子碰巧進城來買東西，現在在外面坐着。

母 好極了；能把這親事早早定當吾也安心。

中 母親，你別急着，等吾們再細細商量一下。

母 你還在打什麼主意？

才 少爺怎麼哦！

母 燕燕，你是聽吾話的？

燕 不能，吾現在是另一個人了！

才 這丫頭好沒規矩，連太太都不放在眼裏了。

中 張才，你出去等着。

才| 喙。(下)

中| 你的請求昨天突如其來，起先吾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以後吾看到依你的話只是吾的責任，所以無論如何決計爲你力爭最後的目的。你切不可因而疑心吾不是出於至誠。

燕| 正因爲吾相信你是這種態度，才覺得自己走錯了門路。這不合吾的希望，反而無端把吾們的快樂全都犧牲了。作行你還好受些，你有一種責任可盡，又能借此得你心愛的諒解。吾哪，一片熱情終究不能得到相當的估量！費盡氣力爬起來做上等人，更加被人嘲笑、看輕。

中| 這是各人自己的事，怎管得人家哪？

燕| 不管人家，自己也何嘗滿意？吾實在是做得可笑，有這些精力同舊習慣奮鬥，何苦爬到上等人裏頭去。

中 這是你自己沒看透，愛情分什麼界限？

燕 愛情確是不分界限的，但是吾們中間如今並沒有相互的愛情——那一時的，并且只那一時，早已飛在九霄雲外了。

中 現在卻一星星的回來了。

燕 那是——吾應該怎麼說？——不自然的。只怪吾太懦弱了，竟硬要你來保護，以至累到別人。（望仙）

中 怎麼，倒是你反悔了嗎？

燕 吾還你給你心愛的，還吾給吾自己。吾不能再留在這里了，煩悶極了。

母 燕燕，你願意走了嗎，那張才的兒子在外面呢。

燕 不，吾不用別人帶着走，吾自己會走。

母 好孩子，你別那麼使氣。吾雖是留不得你了，也得你有安身之處才能放心。

燕 吾一個人出去那里不是家。

母 也想想你一出吾的門，好也得做工才得過日子，那是什麼生活？你身上又帶着幾個月的胎兒，到分娩時候自己更照顧不周。你斷不能獨自走了。

燕 要是運命不濟，吾倒願意那麼吃苦。

中 你既然這麼堅決，吾敬你愛你也不再留你，但是這孩子的養育費，你得許吾供給，這是吾對你最末後的要求，請你允許吾。

燕 吾能容忍一切的失敗和痛苦，然而決不讓你分吾這花；這是吾一個人的，自始至終得由吾獨自養育。這是我過去的紀念，日後的安慰。

中 卻也是你現今的累贅！連你的勞苦也不讓吾分一點嗎？

燕 那正是搶走吾最快樂的，假如不是吾唯一的工作。若果是多情的人，應該早料到吾不會答應。

中 那麼吾們又都是自由自在的人了，絲毫的牽連也沒有了；……卻是吾再也受不了這種自由。燕燕，請你慢些走，給吾一刻功夫在你和你所謂吾心愛的裏選吾終生的伴侶。

燕 丟開這種念頭。你這話白白叫人家失望；你又不知道怎麼選。

中 吾已經受到教訓了。吾認得人了。

燕 卻是吾終不讓你選。吾再不做別的人了。吾得到愛的花，無上的快樂了。

中 別這麼決絕；吾也是另一個新人了。

燕 吾的主見不能再變。祝你和她永遠享受愛的幸福！（起身往外）

母 你就此走了嗎？那必得到張才家去，吾不能讓你出去挨凍挨餓。

燕 你何苦一點不肯放鬆？是了，你無非怕吾讓人知道這事的來歷，敗壞了你們

的名聲。告訴你，吾比你還要辨得干淨！什麼事都沒有了，只等着花開！

燕燕在陽光中走得漸漸遠了，中的視線一直隨着她。母一時不知所措。  
仙早就出神了。  
幕漸落。

一九二二七二十北京清華學校

讀過這篇的或者感覺到文中省去臺景和演作表情種種指示，不足引起活現的幻象。那些既是通常由著作人供給的，我要鄭重告訴讀者，戲劇的精彩不能只從紙面得來，必須到劇場去。至於戲臺的藝術，登場和指導表演的人，誠肯盡心體會，劇本情境應該比編劇家所能指點的高妙。所以本編發刊，一方面希望讀者認清戲劇不是詩或小說，一方面希望演作者——如其他們以為這篇有上臺的價值——能够因此發展他們自己的特長，但是務必徵求我的同意。

成組附誌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A Teacher and Parents Social Meet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小說月報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閩浙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商務印書館  
 常州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八四三〇分

#.81

900000)